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十一卷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廣西道御史顏思忠一本建虜披猖已甚全遼
危亂可虞懇乞

聖明亟從臣愚之言早議足飼之策並勤政用人

納諫除諫以伐狡謀以救危亡事竊惟我

國家鼎燕京三面鄰虜真肘腋隱憂大患不可時

刻忘戒備者數十年惟藉市款羈縻苟且無事
非能制虜之死命虜即問有剽竊不過利我之
人畜已耳何敢橫行無忌顯然與爭土地哉乃
遼左奴兒哈赤陽順陰逆併鄰招亡時出兵迫
開原靖安近地以嘗我今復以西虜宰賽援免
等酋約會搶掠明以開原道陽為彼地方必欲
爭取茲醜虜輒敢猖狂如此目中無有中國
矣滅此首而後朝食誰無請纓之志其如兵餉

不足何樞臣深以為憂請

勅廷臣會議足餉策中據督臣揭奏以各兵三月
無糧將有脫巾之變河西赤地千里恐致蕭墻
之虞且慮及夷虜狂逞軍民在遼左拱手受賊
薦門

陵京不得安枕又有庚戌一番危難者言言藥石
字字肺肝則充盈兵餉寧非今日第一急務

皇上留心邊務有

請輒行此獨不早批發豈謂虜使之言不足信兵
部之議太張皇乎不知善禦虜者不能必其不
來恃吾有以備之乃可無患若忽為故常而不
備迨起而救之無及矣今天下之民窮財盡處
處災傷稅額輸納不前太倉固寺以罄即桑孔
復生安能使天雨粟石點金以濟燃眉之急縱
有生財之道不能取較目前亦惟責戶部催督

勸

皇上節省免額外之取辦去無名之鋪墊而已臣
則以君民一體內外一體君不足軍民固當輸
納轉運以急公上軍民不足君亦當具發借貸
以救人心况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土地者

皇上之土地軍民出死力以守之

皇上不出金錢以餉之人民赴死邊軍枵腹虜騎

充斥誰為捍禦長驅直擣

陵京震怖雖

內帑積粟如山祇足為虜資耳亦何較于敗亡之
禍乎

皇上誠念土地必不可棄邊餉必不可缺

慨發帑金百萬何敵不摧此之謂重土地而輕財
貨上策非臣所敢必也其次就該部所請邊餉
若干隨時貸借速解軍前接濟於歲額至日照
數取償出之

內帑補之外帑於

皇上無分毫之捐於邊疆有寧謐之休此之謂念
實利而獲榮名中策也然發帑主於

皇上而理財當謀於廷臣二者之外速令九卿科
道從長計議則合衆人之識見為

一人之聰明必有不加賦而用自足不借貸而財
自裕者矣至選將練兵相機戰守督撫邊臣任
之救災恤蠲免稅撫按諸臣請之夫何待臣言

臣之所急更有五事數者不與馬五者維何一
曰勤召對

孝廟時御平臺暖閣召輔臣議政事虜踐上谷雲
中臺見公卿而議征討至今以為美談

皇上即不臨御亦宜隨所居處

召見閣部大臣令一二臺諫隨其後面議崇虜安
邊至計

天顏一覩誰不攬心則召對之不可不行也二

簡閣臣宋相司馬光遼人無敢生事閑邊隙閣臣所係顧不重與乃今枚卜不行政本草匱

皇上又不聽從言推舉衆正共效匡襄其何以參

決機密龍言服夷虜則閣臣之不可不亟簡也

三曰補樞貳兵部左右侍郎與協理戎政此三

臣者或贊職本兵安內攘外或提調六師護持

神京不可一日缺者而今懸缺已久當此夷虜跳

梁之時秦不推補萬一虜薄

都城如庚戌故事誰是六師誰為總戎則桓武之不可不亟補也四曰開言路自古國運之盛衰全係言路之通塞故言官絕慙糾謬指佞發奸何負於

國當此夷虜強盛之日正宜詢嘉納謙保國安民
宜宜拒諫飾非虧損

聖德若出有敵國外患內無法家拂士國之不亡

者幸耳言路安可不亟開乎五曰去奸輔昔宋有秦檜今日以為患卒至敗亡李廷機擅遣李維葵通羨賈貢歎

君辱國虜之敢於悖逆者以有廷機在耳廷機若去則內情無人何敢蹂躪中原哉迄今不為驅除必作朱廢之繡禍本猶在實生戎心姦輔可不亟去乎凡此五者與兵食之緩急實闔宗社之安危蓋其備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朝廷正則天下治內治修則遠人服此理之必然安攘之要機切怪建夷訓士養兵信賞必罰遠交近攻如此

皇上深居大內不見臣工忽災異若罔聞棄忠謹而不用章奏不以時決賞罰不以斷行臣恐內治不修外患必至般樂怠教自貽禍胎無論建夷為梗軍民内外之變皆不可知言之寒心奈何不一如意哉伏乞

皇上思患預防勵精圖治

亟允部議圃兵餉於臣所言五事

裁奪施行則用人行政親賢遠奸虜將聞風遠遁

又何禍變之足慮哉臣耳聞虜患心懷杞憂敢

因兵餉而并及之萬惟

留神省覽臣不勝激切之至

職按范仲淹經畧西夏以書諭元昊言者謂
其可斬今之稽稽李廷機者亦此意也顧是

時廷機尚為禮臣以為虜意止於勒索可口
舌折耳聞於邊情則有之而謂奴酋之作迷
此為之招則未必然何則奴酋練兵秣馬蓄
謀二十餘年勢必橫決即徵李維麟之往諭
容得已乎若夫杜黃裳之平西川李德裕之
收河北以此責廷機必心服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兵部一本遼左關係天下安危計處兵餉萬不容緩事職方司案呈本部送題據遼東巡撫熊廷弼題稱建首奴兜哈赤以兵七千人修南關舊寨急圖北關開原甚危等因本部題議增募有馬壯兵萬人以為救急一著其應給安家行糧月餉請借發

內帑或責成戶部計處具題候

旨聞今據秋防在邇勢難再緩合行催

請等因案呈到部為照天下事有將然而未必然者言者若涉於過計聽者或許其張皇則老成安靜者貴焉若乃形見勢迫通國之所寒心智愚之所共睹轉盼之間安危攸繫直謂時訛難以舉羸安坐且以待燼事屬旁觀可矣身在利害危急之中雖欲推却之而有不得也規避得免可矣事至潰敗決裂之後雖欲規避之而亦

不得也。辟之醫然病無論輕重皆有標本治雜症者雖先後失宜要之未至殺人至於縊喉之風貫鬪之毒非急施鐵石以救療之而復望延喘息哉。建酋奴兜哈赤始以數千騎衆掘起窮荒遂至十萬併諸衛滅南關唾手而得張其佃子數百里之壤其蓄謀甚詭其變動非常豈可以談笑而待之者耶臣部朝夕薪膽慮在此首懼發難端姑示羈泄而五月中連按臣疏報奴

晉發兵七千騎屯駐南關舊寨意在北關實迫
聞原語云未見其形願察其影此番擁衆睥睨
觀兵豈但影之云乎聞原見在懦卒不過二千
餘人較論勇怯不能敵夷奴數百騎况寧免爭
市挾賞一城孤懸三面應敵譬之一齧之肉委
羣虎口其存者幾何封疆失守調度不預臣與
邊臣均任其責安得禁臣而不許言兵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臣與計臣均分其憂安得訖臣

而不許言飼也臣部誠恐旁觀者謂事未必然
且無動為大不敢不反覆申明其說惟

聖明深察焉有謂一方有警即添兵萬人一遼如
此九塞皆然當何以應之者夫諸鎮有塞遼無
塞諸鎮講款一違乍款乍犯此疑彼犯而款不
足恃諸鎮惟慎秋防違違年捨年逢節捨節無
時而不防諸鎮部落統於一遼挾漢不統海首
海首不統建州諸部各為雄長今之西塞第無

破壞欵居則蒙安襲故猶可無患中外所當注意莫難於遠莫近於遼若何舍目前之急而預談不必然之事且九邊幸不動萬一蠢動臣不敢謂兵終不增

世廟時大同之變用兵幾何先年寧夏之叛用兵幾何救援朝鮮用兵幾何未有因一隅有急而慮九邊援以為例者此臣所未解一也有謂各鎮各有額兵苟倣舊樞臣督宣大時挑進精壯

一二萬人虜即可遁者臣謂此不過宣大款虜
或一時糾衆挾賞故易為聚散耳若果叛盟罷
欵十萬控絃長驅而來意在攻取豈一二萬壯
兵虛聲遂能走之耶然則兵部不必調遣諸鎮
不必應援積年所遺之弱卒一朝可化為驍健
言者良易任者良難臣所未解二也有謂增兵
萬人費餉不過十萬餘何遂以三十萬為不知
增募一兵當用安家五兩兵無壯馬與無足同

每馬一匹當用價十五兩歲馬料八兩本等餉
十兩八錢初年三十萬猶不足次年二十萬為
有餘此明白易見若以斬餉之故一兵不增假
令遼事敗壞捐數百萬金寧有濟耶主計者無
點化神術可以贍兵臣部亦能使草木皆兵用
以制敵臣所未解三也有謂遼軍九萬餘盡藉
俱在未嘗無兵者臣部據今秋遼鎮聞報兵馬
實數官軍家丁降夷等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五

員名馬驥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匹果該鎮欺
臣耶臣不敢知然兵果九萬馬驥稱是恐非七
十餘萬餉所能勾給其間役占隱冒難言無有
要不可以逃軍缺伍之日足當衝鋒禦侮之用
臣所未解四也有謂按臣稱遠堪戰者不滿八
千歲費京運多餉何所歸著者夫所謂八千人
亦就其強力超距足當虜陣者言之直大營兵
馬之數耳以千餘里_華_塞之野向皆虜無藩籬

為之界限無險峻為之障隔屯堡相望處處皆
衝即守墩望堠猶當萬人計一大營兩協守七
參將十一遊擊二十五守備各有轄屬各有信
地若八千人之外其數萬人者皆為烏有薊遼
之為腥羶之域久矣豈待今日哉理非難見安
得強執臣所未解五也有謂軍有原額今第行
衛勾補便足此數安用別募者是又不然軍各
有籍籍各有衛東協之軍不得移而補西協矣

土之丁不得推而入漢丁若隨營勾補散之每營不過二百許人又安得合為重兵以抗強虜若臨時徵調以赴聞原則遠者五六百里近者百餘里士疲馬乏緩不及事顧彼失此得無大憂臣所未解六也有謂就中汰其老弱挑選精兵以實之比今招募可省半餉者夫天下衛所羸弱居多非違之人獨生而盡為資育今閭伍凋耗城聚寔然曷有丁壯而得逃於營伍之外

若壯兵未集而先汰羸弱且併其守僅看壞之人而無之未能添兵而先自為銷兵可乎況半餉月給四錢號召壯夫孰肯赴募驅之而死不北走胡則東附奴耳臣所未解七也有謂兵固當增然增募壯兵萬人不過烏合能保必勝奴首乎夫驅市人而使戰誠百不當一簡精銳於諸邊則一亦當十是在將兵者何若將將者何若若於本鎮及諸鎮召諸廢將令將家養健兒

赴開原遼陽許其贖罪建功必有聲弧而馳超
距而應者其未足數則借之諸鎮援兵那緩就
急合營教練之虜果狡焉啟疆則糾屬國以躋
其後購仇夷以携其交縱未必滅此朝食敵至
而應亦有勝理今以添萬衆而尚慮不勝則不
增一兵而能為可勝有是理耶臣所未解八也
臣謂今之同計者雖明知遼之單弱而無奈餉
乏何雖明知餉之當處而無如計窮何然何以

天下之大六合之廣文武百官車馬人徒之所
取給而僅太倉八萬不當一駟僧巨商之貲產
國計至此尚可以為國乎臣在兵言兵而已理財
善策非臣所知直以萬目時艱猥念共濟是以
冬春之交遼薊告急虜有必犯之勢士有庶癸
之呼臣部閏閏皇皇累牘懇

請於

聖明蒙發回寺金二十五萬兩歲星而往括藏幾

空夫寧不為九邊馬價慮酌其緩急不敢膠柱
寧受張皇之名毋致噬臍之悔豈求見德於達
人耶又寧不知公私之積深可哀痛而故以增
兵增餉難計部耶勢至今日已成極弊尚有剝
刻之暇一著之算如用鍼石以起危症日復一
日將終不可救若餉可設處兵可議增得三萬
勁卒臣敢保東方無事所云萬人者猶是補湊
一時勝負未卜若臣部所議既無足採連篇累

情俱為空談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鹽法
而鹽臣爭之議及事例及外帑那借將中外臣
工盡爭之則惟有去卒以予敵東手以待之
韓一失

九廟震驚內府外藏同歸灰燼於時謂

宗社大事壞之自臣始臣能甘心哉伏惟

皇上以天下國家為重急捐朽蠹無用之財以建
萬世不拔之業庶司計者無窘於持籌司兵者

無若於掣肘兵戎錢穀夫孰非

皇上家事而忍肩越之也臣不勝恐懼之至

此時遼左議增兵一萬猶以乏餉為慮豈知

數年以後用兵十二萬十八萬皆成白骨青

燐耶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兵部都給事中宋一韓一本撫鎮棄地噓虜事
閩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國之罪事臣惟

朝廷封疆寸土為重遼左當倭虜交証之後礦稅
繁興之日譬之厄轂之夫奄々盡彈丸黑子皆
為有益三戶半旅未必無補而況化蠻脫為膏

朕任游閒以來報家自為餉人自為兵宜非古
人徒民實新秦屯田因先零之遺意哉柰何有
棄地啞虜如遼東候代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
之為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始籍籍起職既有
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卑綏
陽河清撫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為隣其郡山沃
野俱為奴首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
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斬驅夷虜開

招寬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來建
夷不敢西牧而東偏教寧以此新疆為之限也
二十三四年軍民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
當虜衝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年劉可大杜
雲登等告種云頭迤裡沙松派剪子河咧咧泊
等處王得功陳仲庫等告種鴉鶴闢迤裡大松
峪小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
批委分守道及參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

千二百餘家歲納糧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清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年來住種益多生齒漸繁人數大約以十萬計而羅落相次鷄犬相聞搶糲儲胥械寨器械捍禦之具蓋亦畧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紹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為事委發將韓宗功而宗功實成梁子得約建首

重賄凡種地之家概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
土吳大受等一言輒論徙而幾死于是寶廬積
聚焚畧一空膏腴復為甌脫而失業之民往往
有逃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
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
三十四年奉

旨諭功陞資有差而祥與成梁則加官廕子矣夫
以孤懸之鎮生聚寥落一旦得此數萬逋逃之

衆以充尺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
消萌杜畔則四千烏民不為多十萬板竹不為
強勲業豈不誠爛馬膾炙人口哉即功懋懋賞
何足異也余何我之招撫甫成虜之蹊蹕隨至
我之裁抑稍加虜之

朝貢頓阻蠻幣增矣家丁舊賣五百金何名馬市
挾矣家賠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已憚虜氣益
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為招撫陰為驅逐

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厭封豕長蛇之欲
也且不獨此耳謾陽清河撫順未經起科田土
我之舊疆也虜既不貢仍每家攤派糧銀征解
定邊前庫按時充賞以為常夫建夷屋居彝食
得地不過耕種我反為征租支給則是虜為地
主我為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
又出割地下矣從未割地媚虜者何代蔑何未
有如趙楫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三寶之餌宋也

初猶歸地為好逮其勢難嚮邇割三鎮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全瓶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轍也哉近因奴首猖獗始議

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

朝議紛紜復云建首原不足深慮乃暗意增價割地以幾倖一來亦可愚甚也禪誤成梁耶成梁誤祥耶抑二臣倒行逆施於日暮之年交相誤

耶獨怪前人拓地後人棄馬前人不過全帛趙
桺乃叨陞陰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
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拜封其失之也以
世官尤可異也彼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
而能籍其口機謀足以熒惑都人士子之聽而
能幻其跡即督按在事之臣有不足察者無論
愛名畏禍者付之罔聞即亡賴如高淮挾得銀
五萬兩散舌雖存而終不敢為攘羊之証他可

知也淮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膽已落茲見事體敗露復借他事以復辯端將誰欺欺天乎職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違左右之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請罪合行勘明議處伏乞

勅

下部院將職所論趙楫李成梁棄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寃莫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征銀充賞者是否舊日種界

夷首阻

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
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云頭鵝鶴等處
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
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為奴首占據若干作
何議處今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侵爭一一

勘確四

奏聽該衙門覆議上

兵部十一卷

謂如法論罪陞廩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者追論庶歟

君負國者無軼顯罰而職猶及檢覺於議論之漸
騰則尤封疆之幸也職義安知此身之將隱而
有所顧慮於其間哉

臣按招撫流民歸業以孤奴首之勢此誠疆
場之長算但招撫之後驟增六萬人而兵餉
如故則招撫之效未覩也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達東巡撫候代趙楫一本招通定疆功罪難掩
乞賜查勘實蹟以息訛傳以杜橫誣事接見卽
報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一本為撫鎮棄地鳴
虧事闢封疆猶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歎

君冒圍之罪事夫科臣得之風聞職掌所司自是
言不容已至請風力憲臣親詣查勘尤見公虛

職不勝感服第邊臣孤孽訛言易起而事闢封疆利害心跡當明况謂職等欺

君負國此尤大罪何敢嘿嘿謹陳顛末惟冀

皇上垂察馬達地東與建首接壤先年侵犯無時鄰邊住民嘗苦蹂躪至萬曆二年間鎮臣李成梁題兵征勦擒戮巨酋績該巡撫張學顏會題建立寬奠等六堡各坐當要冲如扼其喉而拊

其背

中國彈壓有藉以故東夷畏威遠避邊境寧謐此

在督撫

奏疏本兵覆議可考而鏡也總兵李成梁甫自離任至二十五六年來內地奸民嗜利擅稱境內空地紛告開墾承勘衙門受其賄囑不分境之內外概准納科牒臘申詳以致流移之衆一倡百和相繼闖出遠至一二百里之外而避差逋民逃罪奸徒及為礦稅逼迫不能自存者望風

趨附群聚山隅數至六萬有奇愚民智為利昏
迷不知返奴酋業已視為樊籠中物職填撫違
左初聞梗概實切隱憂邊鎮臣李成梁莊任職
與抵掌邊務亟議招來之策以消外釁會按臣
何爾健備悉其事與職等檄行前任分守道張
中鴻原任副總兵劉孔胤屢經查議節據該路
將備等官申報情由咸稱古界當明外釁可慮
詢謀僉同行據該道呈委已故通判郭裕原任

通判張承祚開往秦將韓宗功遊擊皮承德親
詣彼中多方勸諭申明界址收進人口六萬四
千餘衆復行原任自在州知州都鑄金州海防
同知王那才先後踏勘回覆無異職會同督按
鎮臣具

題此時驅此愚民還我版籍以杜黨孽之萌以免
將來之患實為安壞遠計若六萬四千六百餘
人任其寄住脫之外是借寇兵而資盜糧不

大有可寒心哉若云棄地啞虜按臣巡歷東方
豈能逃其洞察今論職以前人所得三百里新
疆拱手遺虜不知邊地城堡之設建立墩城堡
臺之外即係漢夷分疆之處遠者不過數里近
且臺堡相望不通一射之城此九邊皆然何獨
寬奠等堡邊至三百里之遠也至云招撫甫定
虜之蹊蹤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

貢頃阻又自相矛盾矣夫招撫逋民之後奴首未

間一矢相加踐踏端在何年何日何時况云職
以地啗虜而又容其踐踏乎蓋緣邊外住種奸
民王國友陳文庫王仲全等俱前種肥田難棄
用銀一兩二錢買求老病訟師吳大受寫詞狀
控稱清理邊疆彌釁安邦割地賂夷捐威辱
國委官不依邊界燒燬住房露宿窮廬縱夷搶掠
率獸食人寃聲振地怨氣蒸雲等項情詞赴分
守道張中鴻處告批署遼陽通判事定遼中衛

經歷陳邦義將吳大受王國友等查審明實招
出買求代控情由閭擬徒罪吳大受招年七十
以上依律收贖呈報到職批行發落訖仍被奸
民鑿戀不捨設計鑽謀投之稅鹽高淮而淮乃
即控揭亂真難逃公論今謂高淮挾銀五萬不
尤不情之甚乎夫招撫逃民防微杜漸職與鎮
臣一念愚衷實不欲以疆場遺

君父憂職亦何所利而行賄亦何所歎而受挾淮

流毒全遭職連疏奏

聞恨不及假

上方之創以除一方大害彼何人斯職等為之落
膽而重賂之以五萬金耶職等有何希覬而以
地喘虜有何畏懼以銀賂淮哉况即萬全亦必
十人方可共舉今云五萬之多必五十餘人不
知抬者誰何見者誰何衆人耳目難查試一查
間便可昭然且本鎮額稅尚苦無措而被挾五

萬何所從出奈何科臣不察而遽信讒言以達
宸聽耶高淮恨職屢疏參劾三十三年將職差官
安藝山買撫賣貨物盡搜而進之

皇上若職行賄寧不懼其首進此尤無稽之甚至
於奴童五百兩銀之賞案查二十三年建首部
夾馬三非朝

貢在京奏討加賞奉

旨下部移咨達東叢因公私告訃未敢議

請繼因流移既復夷夏相安本首屢具稟狀計要

前

奏加賞銀段行分守道張中鴻并移會總兵李成
梁查議通融計處將寃莫贛陽清河撫順等處
沿邊未曾起科等田土行今各該地方官攤派
糧銀徵解定違前庫以充歲賞業已
題明前疏奉

旨允給乃二年來彼首祇因車價未

貢非由職等之有所裁抑也然節差部夷齋
票裏求未敢顯有越志似難驟革不與籍令虜未
叛而輒革其實民間出而莫為之禁挑釁示隙
貽患

國家誰司邊徼而今若此切思矣審

國患患遠自為預防民為邦本本固方可圖治邊
左孤懸重鎮由來冲疲夷虜衆多人民稀少凡
所以應軍伍供賦役守城堡防虜寇猶苦不敷

顧緣向者倭患告征調之煩未幾礦稅病誅求
之擾唯是軍民不知遠憂後憂逃邊外逼虜穴
居住耕種人衆時久倘被點^以虜蚕食久假不歸
盡為披髮左袒矣虜勢益增滋蔓難圖深膚隱
憂以職等先行該道并各將領查議眾論翕同
方委文武官員親詣境外招撫中有感發向化
者令然歸進而愚陋作枕者未免驅逐計今日
入籍復業已諭六萬之多若今日生息繁衍何

當儕兆之衆本為散逆黨消釁孽保地方之機
括又自古禦夷之道戰撫並用遼鎮諸虜環居
昔年西虜狂逞侵犯犯頃該職等題

淮閩市撫賞地方寧謐東夷為我朝

貢屬藩賞尤難靳實亦操縱權宜伏念人臣為
國守疆顧以地啞虜至愚者亦不至是職之歷任
幾四十年生平未敢冥行妄作况利害所關寧
敢為此以蹈身家之禍雖

聖恩寬貸而清議森森死難瞑目伏望
皇上洞察邊地隱患垂念邊臣艱苦

亟勅公直大臣風力科道親詣東邊踏勘原立邊
界有無割棄舊地其住種人民在於界內外前
疏題

請招撫分疆事宜奉有

成命者有無欺隱情弊逐一查核明實奏

請施行庶詭口不致橫加而冤誣得以少釋矣

臣按此疏稱寬奠等六堡乃萬曆二年李成
梁所創建即知棄地啞虜之說為虛且此時
虜勢敗弱李成梁乘勝建堡何畏于虜而啖
之也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達東巡按熊廷弼一本為違敬已極達人已空
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畧再申虜見乞

勅當事懋前規後舉修本務以保子遺事臣惟達
左之患莫大于無人夫遠非無人矣沃民聚餉
常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虜而寧
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九年十一年十
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六七年受虜而錦義右屯

庶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鐵汎懿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十年十一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虜而遼瀋迤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六年十八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迤西南之人盡間有存十百于千萬者邊吏必不為之保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主生人達人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前掠遼于是乎無人矣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而補軍

不得由土地拋荒而征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
軍盡不得不貼以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
軍而營軍又漸盡兵征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
自不得不乏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
不至矣始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
其增也若又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設增餉以
通額餉之窮而及其增也又恐後來之難繼說
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遠之無

人可苟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
邊之無人辦餉也邊于是半益不可為此臣所
謂今日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
人者何也邊臣好邊功此開釁棄邊人以償仇
本務不修而以人爭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
今日存邊之計當以保人為第一義而保人之
計莫先于實內與固外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
積儲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并堡為大去年

卷

皇上先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于常平疏中

勅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事不以為意得無謂搏
弄見在人馬便足支吾虜患而或狃于主戰說
猶冀得一見覓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
而臣恐殺掠不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
取四十年之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蓋自隆

萬以來接警搗巢而人驚于戰功矣當自時我
搗虜虜報我輒過當二十九年以後我不搗虜
虜亦不大犯我三十六年我復搗虜虜又復報
我此戰之左券也搗巢之役初得意于東隅而
終與尸于兩塞大師敗亡全師覆沒不能復出
塞者十年而後乃有搗于邊陲之事此戰之變
局也臣請始自李成梁終于杜松編年序畧以
為達鑑隆慶五年十一月有清河搗巢之捷六

年三月出鎮安搗巢萬曆元年三月出鎮西搗
巢二年九月虜五百入大定我軍戰敗十月有
白龍山搗巢之捷是月虜入鎮西三日以四萬
報十一月入平虜三日以二萬報三年正入長
勇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我軍出鎮遠搗巢十一
月入平虜四日以四萬報我軍戰捷獲虜首二
百一十級亡官二百七十五口人名四年三月
出大清搗巢六月入大清以一萬報十月入虜

雲以二萬報我軍戰敗十一月入高台以二萬
報五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五月入大勝二日以
十萬報入鎮靜二日以十五萬報十一月勝三
日以四萬報十二月二千入瑞昌我軍戰敗六
年五月有磅山搗巢之捷十二月入東勝三日
以四萬報是月有養喜木搗巢之捷七年十月
入新興三日以五萬報十二月有江土城搗巢
之捷八年二月有鴨兒墮搗巢之捷九月入慶

雲以十五萬報十月入大定以十九萬報九年正月入錦州二日以二萬報二月有燠卽兔搗巢之捷四月八十萬等以一萬報入汎河以四萬報入長安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入止榆林以二萬報十月入鎮安六月以三十萬入鎮靜以二十萬報十年正入上榆林六日以十萬報三月有吉勒塞搗巢之捷九月有曹子谷搗巢之捷十一月五月入靜四日以五萬報九月入前

七四月以二萬報十一月有圍門搗巢之捷十二月入瀋陽八月以革萬報入前屯以三萬報十二年三月有興中搗巢之捷十三年二月入懿路二月以一萬報三月有打大搗巢之捷五月三千人靜遠遊擊敗殺閏九月入上榆林三十日以六萬報是月有古路半那林搗巢之捷十四年二月有可可母林搗巢之捷十月入鎮夷五日以八萬報十五年二月出東遼河搗巢四

月入鎮以一萬報十月入鎮夷六日以十萬報
十六年有卜寨搗巢之捷十七年二月出鎮夷
搗巢敗績十月入長安以七萬報入錦川以一
萬報二十年二月一千入大福遊擊千把總俱
敗沒二十一年正月入東勝以一萬報二十二
年正月入大定以六萬報七月入大定以二萬
報十月入鎮武以一萬報我軍戰捷獲虜首四
百一十八級亡官一百四十五員入義州以八

萬報二十三年正月有擒道搗巢之捷九月七
千入新興我軍戰敗二十四年閏八月入鎮安
以二萬報二十五年二月出鎮西搗巢參遊敗
沒十一月入瀋陽以十萬報二十六年四月出
鎮遠搗巢總兵參遊俱敗沒六月五千入仙靈
寺我軍戰敗九月入大清以八萬報入上榆林
以一萬報十一月入大清以四萬報二十七年
閏四月入大清以一萬報我軍大敗六月入慶

雲以一萬報我軍大敗九月入義州以十萬報
又四千入寧遠府將敗沒十月入曾庭二百以
一萬報二十九年九月入慶雲五日以二萬報
三十一年八鎮安以一萬報三十六年十二月
出長嶺搗巢獲二十六級殺保內降夷一百二
十級三十年三月五千入大勝隘之七月五千
攻長嶺十二月五千搶長定以上小虜數千百
計者月無虛日不倦錄其與戰敗者此四十年

違事大畧也每見軍出境輒俘獲一二千計我
僅亡一二年卒而平虜高平之捷為境內所罕
見者此陣亡及半且併于首虜何也境外襲取
易而堵截難也每見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
百級終不敢報而島西虜輒報殺掠無算不堵
不追而反趨海建取脩于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西虜強難也每見以數萬二三千十萬人
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虜千百騎戰屢

屢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有不戰也近見以
五千入大勝三千入長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
掠千數百人及查往時以三二千萬搶五六日
十餘日而殺掠僅滿百不滿百何也有報有不
報也故觀于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
易也觀于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不
如往日之甚也觀于四十年戰款之故而後乃
知其為撫之數見誤而非款之數見誤也觀于

四十年無人之故而後乃知犁庭掃穴之不能使達有生氣而反無生氣也戰何容易言也况

萬曆初年

國家尚有倭卒播州之後地方尚無東征稅使之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卒又不出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日之物力兵力於黎庭掃穴而趨出于四十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超出于四

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年無人之禍于往
後之年使無人又無以至無人盡臣有以知其
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然則今日之計何適而
可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封守內務農田_國謂
其煩苛而惜其文法虜來則拒_拒虜去則勿追而
一以生聚教訓為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為戰者
也誠如臣修也之設得行深吾壕高_高^者牆以扼虜
于外并小屯為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壤牆以收

保吾人于內原儲多蓄以飽士馬于平日而又
遣將練兵大修火器戰車以備堵截于臨時由
是而小虜以鼠竊鴨槍至邊必有所憚而不敢
入即入矣而填壕掘牆稽遲而不得逃入留其
半守口而不敢全入比入而吾民早已入堡壯
士早已登陣傳虜自度不能速得志于堡則遍索
諸野又無所得而衆少又不敢過夜且慮我軍
之驅逐而亂馳過日中遁矣何待戰由是而大

虜以數萬至也抵于我之牆壕而不去一蹴越
也困于我之城堡而不能旦夕下也堡民但為
我堅守一旦而各路官軍至矣虜見我官軍至
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
戰車馬方員層列火器招營而前直薄其壘夜
則以大砲驚擾之虜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
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劄不往三日
不得利而氣奪退矣退而危竒爭口而出必亂

亂而擊之則利在吾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
小入之如彼大入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受
挫馬且失賞馬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博
以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
忿若復枉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據其險而坐以
困之不遠出以待功任虜之去來順趨我皆待
之于境內握之于尊俎而進止歎戰之權無一
不操之于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謂之善戰

也可謂之諱戰也亦可此臣之所謂以守為戰
保人而存違者也詩曰城彼朔方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為戰之設也臣嘗謂修屯
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已見于臣之前疏矣至于
修邊築堡有十五利烏虜騎不得決驟一零賊
或十日或千騎不敢輒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
二墩軍得牆為恃登臺硯敵烽火嚴明不致失
誤軍機三虜_拉牆填壞我得預知為備使虜無

禦東方於平作敵

所掠四本堡軍民自足拒守贖下營軍合操免
分散貼防而益其寡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
游防奔馳之苦六行施無敵人大道之懼營軍
無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閒操練養精蓄銳
以待戰八軍不死于餓瘦而軍伍自壯馬不死
于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于備嚴不敢要挾
而欵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耕牧人
畜禾稼無鈔畧之虞十一聽人自為收欵不但

可省髮髻錢而且免遠寄城郭得婦子饁耕之
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壯過于營軍若
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吾兵威而杜虜之覬
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不待軍屯而告墾者
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人骨肉相保之係累之
患每歲存千萬人為之違儲軍為

皇上守之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
利禦虜何虜不却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

反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付等邊之畧凡所謂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于臣之議者哉假令不出于臣之所議舍其十五利就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橫行絕幕收黎庭掃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何哉蓋臣常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內則當先戰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內虛益受外侮則當先守而後戰此戰守先後之序也實內之事重在修

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因外之事重在設險則當
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所西自
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以
北蒲訊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覩吾邊堡則邊
堡為重自瀋以南達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
覩吾村屯則民堡為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廣
寧之間陽十三山浚河一帶得錦義為外蔽以
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

之高嶺沙河東闢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
地最稱急而軍民依馬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
遼海之甘泉按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
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
馬則當視與邊堡民並重東邊出臣以修過六
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鹽場迺吉散羊谷馬糧
草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按柴河松山靖安
咸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迤西邊堡

並重陽站鳳凰城鎮東鎮萬甜水咸寧奉集折
木城等僅皆東西夷所常紀則當視與迤西民
堡並重此邊牆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錦義正
安鎮武等處千里輒脫不容大舉而閻陽十三
湖
山石屯等處為必受之區則重清汎河懿開鐵
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邊濱海蓋等處為
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落而
遼瀋海蓋人財輜輶為全遼根本之地又值虜

則夕垂涎之垂則尤重其急察其重者而原集
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尤重且急者
而舉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防先後之序也
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想定一規模然後
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之則目前既可應急
而不忙將來益薄收功于有永而不然者徒出
于苟且補葺之計今日補一罅而明日罅又見
于此補一綻而于彼之綻又見縱使搏弄人馬

如熊如羆如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于一總
兵三協守二十一參遊二十四備守一百二十
一堡官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塘撥
差調必不可少之後計一將下手人馬所領追
堵者實得幾何虜以三千人而一路官一萬人
而都官三萬人而全鎮官曾何益于多寡之數
而况乎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也者則奈何
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必本務于不問

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欲待西虜受款建
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為後圖此誠老成之
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虜欺我無險終無款時
建夷因我受欺于西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于
防調終無餘暇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用河
東人力猥修牆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
十餘座維時西虜正報仇建夷正領七千騎入
靖安五千騎入撫順非受欺攝伏之後軍有餘

暇也豈以督道之兵權合鎮之全力而反待敵
伏聽緩急之節制于虜耶正統間遼虜猖獗守
將屢失機遣御史王翹經畧甫踰月改出巡邊
自山海直抵開原築牆垣濬溝壑屯堡燧烽十
里相望人樂戰守違人至今稱其有功于不衰
夫以守將屢失機之時而踰之計級級馬不出
於此是則前之人亦有不待款待餘暇而為之
者矣今春據開原遼陽寧前三道各獲奸細數

人解赴臣所俱稱北虜聞見裡面修邊斷我搶
路遣來探聽消息使做工不成臣訊其口詞皆
然夫虜即來擾工自有臣去年東營之盤大舉
之應法在復何慮獨計虜方懼我修邊斷虜不
得入而我之邊臣却要開其路而延之入抑獨
何歟臣不宜憶依竊竊其人間蓋有三幸五懼
焉高才自喜者幸邀撻襲之捷叨胃升齋而輕
視此為無奇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首〔〕

無事而重視此為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
同功令之寬縱而玩視此為不必是為三幸我
方養優處尊而輕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土
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慮始而一旦動
懷安之衆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往怨之懼
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
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
兩可不敢主張于其上而邊吏袒承于其下則

有
占前惕後之懼議事之臣方且持文墨日伺人過于其內而邊吏跋踏于其外則有憂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而兼五懼是以修屯之利為保人存違第一義而不肯為明知四十年無人之事而不敢一破其常套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邊臣將寄之以封疆之人命也則人不保而徒轉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違之人奚罪哉

皇上之封疆奚賴哉去春臣曾疏請

勅同督撫條

上
方畧臣實原佐下風致其愚迨情事舛異外作
之而內不應上作之而此不應一體支吾轉相
牽忤臣憤懣成病不復料理者半年今撫臣習
違事出閫之日即巡厯寧前一帶邊堡嚴檄各
道冲署查邊一以修守為急臣病中聞之而起
曰是其鑒四十年無人之禍保人存違而振王

忠肅之遺烈者半於是力疾厲草勉強披陳而
庶幾同志者為臣竟其所未竟臣本沉疴兼以
積悃詞語冗雜不刪正煩瀆

聰聽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俯

賜一夜之觀而付之施行以救達人之穀掠不盡
者也地方幸甚臣無任感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此疏雖數千言而歸重於修屯築堡故
是守邊長策要須數十萬金錢動大眾興大
役安所取之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
國受其殃真可慨也